

憶滕牧

陳惠榮

「大衛按神的旨意，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，就睡了。」(徒十三36 註)

風雲際會，領袖迭起

二十世紀50年代的華人社會，大變之後，無論政治、民生、宗教各方面都動盪不定。基督教會之中，新派力量勢大，基要福音派在摸索、成型的過程之中。在那一個特別的時代，神興起好幾位祂的僕人，如：吳明節牧師、寇世遠監督、邵慶彰牧師、胡恩德先生、吳勇長老、周主培牧師、戴紹曾牧師、曾霖芳牧師、鮑會園牧師、滕近輝牧師等(略提幾位已息勞歸主的前輩)。由於他們的忠心，奠下了福音派教會的基礎，確立了福音派教會的方向。其中，滕牧肯定是重要的一位。1976年首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，及其後的華福中心，滕牧被推舉為主席，可見他在同工們心中的地位。

百花競艷，百鳥爭鳴

60年代末至70年代，是基督教機構起飛的年代。但當時的教會，對機構的出現，抱持很大的疑慮。而一個新的機構的成長，很需要長輩的扶持。當時，滕牧為了基督教事工全方位的發展，不管別人的看法，毅然答應了不下百個機構的邀請，出任他們的董事，主席或創辦委員。筆者當年參與的「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」(環球聖經公會的前身)，也是受惠者之一。由於滕牧的支持，很多機構可以迅速發展。十數年間，僅香港一地，基督教機構已增至200餘所，多采多姿，跟地方教會相輔相承，基督教會事工倍增。

提攜後進，果實纍纍

筆者是1966年12月15日在宣道會北角堂受洗，施洗的正是滕牧。不過，領筆者歸主的另有其人；撒種的是簡亦微先生，澆灌的是司徒清平牧師。但

在事奉的路上，卻得到滕牧多次多方的提攜。在建道就讀時，滕牧為筆者引介助學金，後又因助學人的問題，為筆者另作安排。到了三年級暑假，筆者告訴滕牧想去台灣實習，他就為筆者預備了機票，並寫信給台灣宣道會主席林秀庭牧師，林牧師就接待筆者在府上一整個月。在1972到76年間，筆者受邀到北宣任中級團導師，期間，筆者想趁周末到教會學習牧會，滕牧就安排筆者到宣道會葵涌堂，跟崔冠軍牧師同工約一、二年，同時，滕牧又自費每月300元給筆者當車馬費。到了1979年，筆者想出國深造，請了滕牧和艾理德牧師寫推薦信，Dallas神學院馬上接納，並給予助學金。上述只是筆者記憶所及較為具體的事，在這一件事情中，滕牧從沒有向筆者提過任何要求，這就是真正的提攜。筆者不過是千百位後輩同工中的一位，蒙滕牧的愛護提攜，很多位現今已是獨當一面的領袖，讚美主！

唯主無我，芥種成樹

滕牧在50年代到宣道會北角堂牧會時，會眾只有數十人。正如當日許多小型教會一樣，是「前鋪後居」的格式。滕牧一家居於教會後面的房間，兒子們一個一個的出生，實在侷促不便。滕牧還得備課教學，撰稿翻譯，一切都在那樣的環境中完成。起初，教會的經費不足，滕牧教學，稿費所得，都擺上補足。而且，滕牧的母語並非粵語，在香港牧會殊為不易。但在這一切困難之中，北宣從數十位的會眾，在20年間發展成600位會眾，當時香港有數的大型教會之一，並設立分堂數間。宣道會也從數間堂會，發展為約30間堂會，是當時發展最快的本地宗派。期間，滕牧更支持百多機構的成立，他也成了蜚聲國際的講員。

滕牧的一生，事主愛神，是神僕人的典範，本文不過見證一二，榮歸上主！

(作者為榮休資深文字工作者)